



屠龍書生



屠龙书生

卧龙生著

台声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总经销 八六二四工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1.5 字数 754.91千

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册

ISBN 7-80062-107-3/I·171

(全书四册) 定价 13.9元

分晓，轻声道：“前辈，我们向右面丛林内悄悄抄过去如何？”

“盗竽”观察一下地形，发现右面非常隐秘，正待抢先动身，但忽听传来一声：“老盗慢点！”

“盗竽”听出声音，急对康燕南道：“酒虫来了！”

康燕南笑道：“原来是他！”

他似早已听出背后有了动静，又道：“却不止一人，还有三个……不，是五个，另两人在丁老等三人后面？”

“盗竽”大惊道：“那两人一定有问题！”

言刚止，背后已奔到五谷虫，他走近来气还未息：“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！”

“盗竽”听出他口气中定有重要事情，但先不追问，急急道：“酒虫，你们是几人？”

五谷虫望着康燕南，知道是他察觉的，笑道：“还有丹玄真人和紫连大师。”

康燕南接口道：“阿丁和阿于呢？”

五谷虫道：“留在一个地方作眼线，怎么样？”

“盗竽”郑重道：“你们三人被人家暗盯上了，燕南听出你们后面还有两人。”

五谷虫闻言大震，转身道：“你们快点来，我先回去通知僧道二人提防要紧。”

康燕南伸手拉住道：“你老别着急，那两人虽在暗地盯，但没有敌视的现象。”

五谷虫闻言大疑，茫然的道：“那他盯着干啥？”

康燕南道：“这不要管他，只请问你老为何赶来此地？”

五谷虫指着当前打斗道：“你们要知道，如此等打斗的已经有十口外之多，且转瞬间其……”

子，红衣蒙面女和一跛子，‘九魂道君’和一驼子，这儿处打得真是天昏地暗。”

“盗笋”大惊道：“那三个不明人物是谁？”

五谷虫望着他道：“当年武林大事你比我酒虫知的多，这三个人相信你是不知道了！”

“盗笋”郑重道：“说真的，当年武林大事，论真正见闻还要算燕南师傅最清楚，你已问过他了？”

五谷虫道：“你这就说对了，书虫确已告诉了我，据他说，这三人在当年并未出山过，但他却由‘万眼神翁’口中听到一句难以猜测的话，那句话曾困扰他数十年。”

“盗笋”大急道：“你不要吞吞吐吐的，快点说，是什么话，说完了我给你一葫芦老酒。”

五谷虫道：“酒对我已不重要，我是想想那句话是什么说的……对了，他说：‘盖世三残是何人？’，很显明，当年连‘万眼神翁’对‘盖世三残’都不知道，在书虫心中，目前所见者必为‘万眼神翁’未揭之密了。”

康燕南顺手从怀里取出一块铁片道：“二老请看，这是‘万眼神翁’在断气之前交给晚辈的东西，上面刻着不少无法了解的字句，其中确有‘盖世三残’四字在上。”

“盗笋”先接过，看后又转交给五谷虫，面上显出又惊又疑之色。

五谷虫看后，伸手交还康燕南道：“其他的不懂，但‘盖世三残’是现了。”

“盗笋”想想后又摇摇头，转对康燕南道：“这块铁片上的东西，可能是‘万眼神翁’终生之秘，他自己至死未解，因之遗交给你去发掘。”

五谷虫道：“还有一事，辛威就在前面那奇险的石峰之

上！”

“盗竽”诧异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五谷虫道：“那石峰最高处形似一支笔，老盗，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盗竽”奇怪道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五谷虫道：“我说出来你就明白干什么了，它叫‘阎罗笔’，明白吗？”

“盗竽”惊啊一声道：“它是当年‘人屠’武浩的隐居之地！”

五谷虫点头道：“那支笔可说天下最大的一支笔，其实又不大，圆圆的只有十丈围还不到，高却九十丈，在夏天，你我可用普通壁虎功，或梯云纵慢慢向上爬，有一顿饭久也许能到达笔尖上那间石室，我是说上面没有人守着的话。这是在冬天，全笔都结上一层厚厚的寒冰，除了运用‘真气推昇’向上冲之外，一切办法都没有用，你想想看，上面有个辛威那样内功之人，而且手中有把神剑，除非不要吃饭的家伙，否则谁敢向上冲？”

“盗竽”叹口气，点头道：“这真莫奈其何了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上面还有一间石室？”

“盗竽”证实道：“那是武林一大奇妙的隐身之处，只要上面有粮食，就是我这样功力之人守住，恐怕也无人能攻得上。”

五谷虫道：“攻是有人攻过了，甚至还不少，但是都死在笔根之下，他匆匆的算了一下，共计是二十九人，多半都是身首不全，没有一个不是死在神剑之下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这里无须再看了，我们赶到那峰顶去观察一下看看。”

五谷虫道：“要去先跟我走，否则阻难必多！”

“盗笋”递给他那葫芦的老酒道：“你边喝边走。”

五谷虫接过去嗅了一嗅，连声道：“好香，是那里搞来的？”

“盗笋”笑道：“休问来处，快招呼丹玄老道和紫莲大师一声。”

五谷虫边喝边回头道：“燕南，你查查那两个暗盯之人走了没有？”

康燕南道：“他们可能不是一道的，相隔甚远，同时他们双方都有了觉察，此际正在各自提防，那是因他们的行动上所发出音响有异了。”

三个人转身未几，突听背后响起一声大震！

康燕南闻声回头，哈哈笑道：“谭天峰和‘黄昏狐’同时震退了！”

“盗笋”与五谷虫亦随他看在眼里，同声道：“那妖妇佯装退走了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她又想施展‘破罡金针’下手了！”

当此之际，背后林中飞奔出紫莲大师和丹玄真人，神色非常紧张。

康燕南急回头，一见问道：“两位有何发现？”

丹玄真人稽首道：“贫道和大师发现了‘魔法师’，同时见他暗盯在‘鬼眼叟’背后！”

“盗笋”向康燕南道：“你察觉的原来是他们！”

第二十二章 诡 谋

康燕南陡然郑重道：“四位前辈先奔‘阎罗笔’去，我不能让别人杀死‘鬼眼叟’；否则那批庞大的宝藏就无着落，同时亦难以对已死的‘万眼神翁’，请问道长，他们向什么方位去了。”

丹玄真人道：“大概是往‘阎罗笔’一个方向，我们同行也可追上。”

康燕南摇头道：“同行目标太大，加之怕‘魔法师’牵怒上四位前辈。”

语音一落，双手连拱，道声：“再见！”人已出去数十丈！经过一顿饭之久，康燕南忽觉前面已到石峰的右侧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整个石峰都被灰色的云层隐没，仅仅现出数百丈的下半节尚能看出形势，那如天梯般的崖层，一级嶙峋上拔，显得崎岖无比。

突然一声惨叫升起，顿将他的目光引去，悚然暗忖道：

“不好！‘鬼眼叟’的声音！他被‘魔法师’收拾了！”

惨叫声发自石峰之上，他估计就在云层边缘，心中一急，全力向上冲来。

每一层崖梯足有三十余丈高，远观尤如宝塔，他运起内功上冲，势如箭疾，或一层，或两层，脚仅一点即起，姿势美妙，但也险到极点。

及至登上第一层，突见石隙中躺着一个人，急赶近前一看，不由大惊道：“果不出我所料，这不是‘鬼眼叟’是谁！”

“鬼眼叟”似还没有断气，口中的鲜血仍如泉涌般流着，上半身依然在作死亡前的挣扎，显为遭了严重的内伤。

康燕南伸手点了他一指，阻住他的血往外流，蹲下大声问道：“你别动，快说是谁下的手？”

“鬼眼叟”经过一点之后，显已延长了生命，他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将上半身靠住石壁坐着，但满面已无人色，喘息一会才痛苦的道：“屠龙公子，你不是问我要宝藏？”

康燕南看到他那种样子，心有不忍，叹声道：“现在还说什么？”

“鬼眼叟”又喘了两口气道：“我虽不能再活，但宝藏仍有着落，杀我的并非‘魔法师’，我是遭了字文化的毒手！”康燕南闻言大疑，诧异道：“你不是被‘魔法师’追着？”“鬼眼叟”点头道：“但到达这峰脚时，‘魔法师’却又被‘天外士’引走了，同时却出现那字文化，他不知在何时看破了我与前副谷主的计谋，当前副谷主未死时他不敢动手，现在，现在他无所畏了，也知道我不再听他的指挥了……”

康燕南已知他未尽之言，又叹声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不再问你要宝藏了。”

“鬼眼叟”摇头道：“你永远是个好心人，老夫我永远是个坏人，我是所谓‘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’，那是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因我积恶难返，所以无法与你同道，现在我完了，恶人完了！你是善人，善人不会死的，快，你追字文化，我身上的藏宝秘图被他搜去了……”

言未尽，他陡然奋身纵起，一头撞向石壁，“嚓”的一声！尸横在地！

康燕南防止不及，顿足叹道：“他虽不正，但是一代鬼

才，岂知竟于是而没！”

举目都是石地，他无法将“鬼眼叟”埋葬，莫奈何，只有将尸体拖到一处石隙中安置了。

抬头一看，暗暗忖道：“上半峰全为云层隐没，字文化一定是向上面去了。”

不加思考，他仍朝上面拔昇，转眼即进入云层。

出他意料之外，云层远看浓厚无比，岂知并不如想像那样迷蒙，走进了数丈之内仍可辨出一切事物！惟崖壁却一层比一层险峻。

红影一闪，头顶立即影起一声娇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康燕南闻声一楞，抬头注目，看清后冷声答道：“姑娘莫非是明知故问。”

原来上面竟是红衣蒙面少女，只见她隐现不决，全身笼罩在浓云之中，煞像天仙临凡，风吹云滚，罗衣飘飘，如真似幻，神秘异常！“阁下面和声冷，有意寻虏吗？”

红衣蒙面女看清是他后，立以冷言相对，接着又道：“你来势匆匆，显已看到‘鬼眼叟’之死。”

康燕南朗声道：“姑娘最好说我是追‘优越谷主’而来的。”红衣蒙面女见他说话未停，身已跃上自己所立的一层，不禁大声制止道：“你不要再进！”

康燕南昂然直立道：“除了你出手阻止，否则我是非从这儿通过不可。”红衣蒙面女冷笑道：“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？”康燕南大怒道：“凭你那几句话就想阻止我的行动，未免是不知自重。”

红衣蒙面女一扬手中七彩奇鞭道：“你非要将‘优越谷主’杀死不可？”

康燕南决然道：“除非他将‘万眼神翁’、‘银化先生’、

‘瑶草谷主’和玉虚真人等死而复活，否则无人敢阻我下手！”

红衣蒙面女忽然叹口气，继又轻声道：“你知道我要阻你下手的原因么？”

康燕南感到奇怪道：“因为宇文化是你派中人物，如遭外人杀害，认为有损贵派声威？”

红衣蒙面女道：“那是自然的道理之一，但并不特别重要，家师是一个开明之人，也许不致计较，真正原因却另有两点，第一：宇文化得到了我师伯一种非常重要的武功，如遭外人杀死，那种武功就会永远埋没于后世，因此，家师非要亲手擒拿活口不可，这一点是家师绝不能容忍外人下手的，然而与我阻你无关！……”

康燕南道：“快说你阻止我的第三点理由？”

红衣蒙面女叹声道：“我怕家师杀了你！”

康燕南更感稀奇道：“姑娘说出这句话，不防旁边有人听去么？江湖上人多语杂，谈开了不疑姑娘清誉否？”

红衣蒙面女似毫无失言的感觉，又轻轻的道：“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”

康燕南淡然道：“不外是‘天外士’一名女徒？”

红衣蒙面女又挥动手中异鞭道：“你可知道此鞭即为‘麟须鞭’的染色伪装？”

康燕南这下却大大的吃了一惊，因为该鞭自古无双，不禁愕道：“姑娘得自吸天潭底？”

红衣蒙面女叹声道：“家师的隐居之地即为吸天潭下。”

康燕南忽然轻叹一声，继又伤感的问道：“姑娘既能得鞭，想必亦看到一个少女的尸体？”

红衣蒙面女忽然呈现着激动，踏出一步道：“你还想念她？”康燕南道：“我只惭愧未能将‘迷楼瑶姬’杀死报恨！”

红衣蒙面女亦跟着叹声道：“那个红玉我已擒而复纵。”

康燕南淡然道：“那是姑娘的事，却与我康某何关？”

红衣蒙面女忽然将头上面罩去掉，问道：“我看与我有关系否？”康燕南一眼看清她的真面目，不禁大叫扑上道：“清华！是你！”双方仅只一尺之距，立刻呼吸相闻，原来那红衣蒙面女竟就是曾遭‘迷楼瑶姬’打下吸天潭的清华郡主！

“燕南！现在你知道我怕家师杀你的原因了？”

这一刻，康燕南真是惊喜莫可名状，往事幕幕，是真是幻，他轻轻的叹声道：“你是‘天外士’救活的？甚至于收你为徒？”清华郡主点头道：“他老人家爱我如命，已不惜倾囊相授！”

康燕南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放走红玉呢，她是你仇人之女，甚至还将你岌岌乎置之死地，清华，你是徐大将军之女啊！”

清华郡主道：“我的身世已查明，无须你再加详解，然而一切仇恨只有等到未来，致于红玉，我是念她曾经有恩与你，同时也念她与你有过一段……”

康燕南不让她说完，急加阻止道：“似那种淫女，你还提她作甚。”清华郡主复将面罩蒙上道：“旁的不谈也罢，现在你可放弃杀死字文化之意了？”

康燕南毅然道：“你知道我的为人，从来不将私情加诸公理之上，令师伯的遗言可以放弃，然而玉虚真人、瑶草谷主、银化先生等三条命我岂能因私情来换取？”

清华郡主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们相逢又将成仇？”

康燕南决然道：“你有师命在身，那亦属之于公，我也不能强你因私忘公！”

他说完向后退开半丈，道：“我相信那字文化就在上面，你必阻我上去，但我既得知，又必须去找，一言以蔽之，

现在你要全力出手了。”

清华郡主道：“因你的固执，又将引起我当初的好胜之心，但此际却不似已往，你可要知道厉害！不惟家师就在上面，即我亦将你逐退。”

康燕南冷笑道：“在我自己的估计，最好叫你师徒们同上！”清华郡主忽然翻身一拔，抢登上层，在蒙蒙云层内大叫道：“我看你如何上来？”

康燕南双脚一登，全身冲起，他竟超过清华郡主的头顶而过，一纵约有七十余丈，俯首冷笑道：“给你开开眼界就知道人上有人。”

清华郡主闻言大急，循声猛朝上扑，大叫道：“你仍旧在我面前逞能。”

康燕南存心不愿与她动手，语毕身不止，继续往上冲，聚精会神的详加搜寻。

紧接着，上面响起一声宏亮的大喝道：“宇文化，有种你就冲出洞口来。”康燕南闻声大喜，暗忖道：“那是巨人洪猛的声音，原来宇文化已被逼进了一个洞内了。”

他耳听清华郡主要冲上，随即火速向洪猛接近，同时大喝道：“傻大个子，你看看我是谁？”

声落人近，洪猛触目大惊，他是被康燕南上次吓破了胆，突然大叫道：“是你！”仅仅只吐出两个字，他即拔腿就跑。康燕南恐怕宇文化趁机开溜，立即抢到一个洞口挡住。

宇文化显然已在洞内看到，他竟吓得全身发抖，扭头连退，尽力朝洞里急跑。

当此之际，清华郡主恰好追到洞口，但她一见师弟已无踪迹，不自躁脚大骂道：“脓包，脓包，竟这样胆小”

康燕南回身冷笑道：“现在你已迟了一步。”

清华郡主举鞭猛扑，娇叱道：“你看我能让谁得手！”

“麟须鞭”发出强烈无比长啸，劲风尤如潮涌排进，整个石峰全被撼动！康燕南陡将双掌提起，大喝道：“你既逼迫，那就休怪我手下不留情，滚开！”

洞口内猛现两条如烈火般的气势，竟是由康燕南两只掌心内冲出，以惊人无比的力量，硬将“麟须鞭”的威力阻在洞口三尺之地，居然连一寸都不可进展，同时，清华郡主立感如立身在沸汤之中，不禁吓得心惊胆落！甚至连第二鞭都无暇再发，全身向后一仰，只急得闪避不停。

康燕南不忍伤她，掌力适可而止，撤臂、转身，循着字文化去路急追。这时字文化已深入数十余丈，但他不管此洞有无后路，一个劲，有隙就钻。

在洞口外的清华郡主自被康燕南那一招惊退之后，她自知无能再迫，此刻正在进退两难之中。

忽然自她左侧响起一声大叫道：“师付，师姐还在这里！”

清华郡主听出是洪猛的声音，立即接口道：“师弟，师傅来了？”“清儿，为师来了，事情如何？”远处响起一个老人的声音！清华郡主急赶前迎接，娇声道：“他的功力已到不可思议之境，徒儿一招不到，自愧落败了，竟连‘麟须鞭’都不灵了，你老快请追去。”

瞬息之间，她面前出现一个非常儒雅的老者，看表面年龄，仅只能看出是老十出头的模样，满面含笑，轻轻的道：

“那少年的身世，为师已会到了五谷虫问得甚详，徒儿，你为何不事先禀告为师呢？现在骑虎难下了，据为师所料，他的功力已是当今第一把高手，只怕连为师亦非其敌手。”

清华郡主低头道：“徒儿的事，你老也听丁老说过了？”

老者道：“就是因你的关系，才使为师作难！”

清华郡主道：“刚才徒儿已与他决裂了，你老尽可不必顾虑。”老者叹声道：“此事如何解决？为师另想办法，目前他是追不到宇文文化那逆畜的。”

清华郡主诧异道：“这洞还有后路出口？”

老者点头道：“不仅只有一个出口，现在我们追去看看，但你不可再找康燕南动手！”

洪猛急问道：“师傅，你老放弃与他打架了？”

老者道：“这个不要你过问，快点带路进洞。”

清华郡主忽又想起一事道：“师傅，‘盖世三残’怎么办，我单独尚且占不了上风，一旦他联起手来，那是无法对付的。”老者道：“你不提起，为师几乎忘了他们，三残联手，可说天下无敌，然而他们是不易联手的，除非是遭到空前的劲敌。”

洪猛又插口道：“想办法将‘屠龙公子’引去一拼如何！”老者回头对清华郡主笑道：“你师弟的脑筋，近来大有进步了，清儿，你不怕康燕南遭险么？”

清华郡主娇声道：“我狠他骄傲自大，你老何必顾虑，让他吃次大亏才好哩。”

“孩子，你的好强心也够瞧了，这样罢，他如打不过，咱们师徒三人尚可借故出手相助！”

清华郡主娇嗔道：“我才不去助他哩！”

师徒三人边说边走，渐渐深入洞内，洪猛突然回头道：

“师傅，有件事情我怎么想不通！”老者沉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洪猛道：“‘屠龙公子’康燕南，他与师姐有何关系？”

老者忽然大笑道：“他是你师姐的未来的丈夫，知道嘛？”

洪猛闻言大喜，跳起叫道：“那真妙呀！”

清华郡主显已不好意思，娇声叱道：“你鬼叫什么，这

么大的嗓子，不怕里面听到吗？”

洪猛吃了一顿“兜头棒”，只吓得缩头伸舌，再也不敢吭气了，惟有冒失向前闯。

但走没多久，他突又立住不动了，回头大声叫道：“师傅，这儿有两条洞道，一左一右，向那条走？”

老者道：“本可分开来走，但当前是天下武林集结混乱之时，强敌太多，分开有点危险，你就带路走右洞罢。”

洪猛不知什么叫危险，应声就向右冲！

清华郡主急急道：“师傅，师弟有点冒失，你老不叫他当心一点？”

老者笑道：“有什么用，他转身就忘了，让他去罢，他练的是‘精金体’，有险除了负伤，生命绝对无虞。”

在洪猛的前面，洞道时高时低，起伏不平，地面看不清。但能感觉到全是乱糟糟的岩石，显出毫未经过人工建造，初起尚有光线，越到里面越感黑暗，渐渐的伸手不见五指，如是普通人，那简直是寸步难行，可是洞道非常宽，横有数丈，高过两人，寒风倒是没有，相反还暖和无比。

一阵阵呼啸的热风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奇怪，里面藏着一股股腥气。

“噗”的一声，洪猛突感脚下踏着一个软软的东西，俯首一看，他感觉模糊不清，伸手探了一下，竟使他陡的跳起，大喊道：“师傅，有死人！”

老者急与清华郡主赶去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洪猛紧张道：“脑袋粉碎，面目全非，看不出谁呀？”

老者自行检查一遍，郑重道：“这是‘符咒派’的一等高手！功力仅次于五谷虫那等人物，不知是谁一举成功？竟连第二招都未出！”

清华郡主问道：“什么是‘符咒派’？徒儿从未听说过？”老者道：“不要说是你不知道，当今武林能知道的不出七人之外，‘符咒派’的开山人物就是‘魔法师’之祖！”

清华郡主道：“此人可能是康燕南杀的？”

老者道：“除了他，即为师也不能一招成功。”

洪猛大叫道：“尸体未冷，他去还不远，这次我可要好好的斗他一场了。”他仗着师傅、师姐在后，胆气立壮，急急冲出，势有不见不休之慨。

清华郡主急急道：“师傅，师弟的‘精金体’怕不怕宝剑？”

老者道：“伤则有，死可免！”

清华郡主道：“康燕南背上那把剑名叫‘青霜’，师弟不要遭他伤害才好。”

老者笑道：“久闻他是个光明磊落之士，大概不致于暗箭杀人？”洪猛已去得只剩一丝声息了，其奔纵之速，可想而知！洞道的方向，这里已不知朝着那里，大有无尽无止的深远，清华郡主有点着急了，追上老人问道：“师傅，此洞到底有多深？”

老者道：“为师在当年追杀‘阎罗笔’那魔头时，曾经亲身摸索过三次，因之才知道这洞的出口有五处之多，可惜是忘了它的设计及其路线，现在想来，这条洞的出口大概是北面，已经走了大半了。”

突然在前面发出一声狂吼，听来竟是洪猛的声音，清华郡主猛势冲进，惊叫道：“师弟遭遇暗袭了！”

老者似亦着了急，沉声道：“清儿小心，对方一下难以置你师弟于死地的。”

清华郡主还没奔到洪猛发声之处，却已觉出正面有人冲到，听脚步，非常沉重，她知道那是洪猛逃回来了，立即大

声叫道：“师弟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冲来的确是洪猛，他一手按着胸口，双脚有点歪斜，一闻清华郡主之声，仆身就朝地上倒去！

清华郡主的内功奇深，虽在黑暗之中，她仍然看到真实，一见大惊，回头急叫道：“师傅，师弟负了重伤！”

老者抢步奔近，俯身一察，只见洪猛喘息如牛，两目紧闭！他轻轻将那巨大的身体扶坐背靠壁，问道：“猛儿，快点提住丹田真气。”

清华郡主忽然发觉洪猛那按在胸口的右掌有点不对，不禁惊叫道：“血！他胸口有血！”

老者沉声道：“为师看到了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摸出一颗丹丸，以巧妙的手法弹进洪猛那喘息的口中，同时伸指连点三下！又沉声道：“敌人下手无情，那一剑是存心要你师弟性命！”

清华郡主忿怒道：“武林能有削金断玉的宝剑不多，这一定是姓康的所为。”

老者哼了一声：“现在不可武断，为师自有道理，如经查出是他，我要他在武林立足不成，也许要置他于死地。”

洪猛经一阵急喘之后，渐渐已平息胸口的呼吸，眼睛微睁！但仍有痛苦难禁之情，良久才开口道：“师傅，我不会死吧？”老者轻轻将他右手移开，和声道：“你感觉剑创伤及内腑么？”洪猛又作几次长长的呼吸，大惊道：“师傅，我感到心脏有点麻木！”

老者吁口气道：“猛儿放心，那是护心‘精金内功’受了强烈震动之敌，再过一会就会正常，现在的创口无害了。”

清华郡主接着问道：“师弟看到敌人是谁？”

洪猛道：“他运的是‘御气飞剑’，我怎能看到人影？”